

家乡的竖积河

□杜健华

孩童时，父亲常把竖积河称为东浪沟。听上了年纪的人讲：清朝时期，竖积河南端与长江相通，后长江航道变迁，堆积的沙泥堵塞竖积河航道，从此不与长江相连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竖积河两岸村民烧菜煮饭的水都来自竖积河；抗旱保苗、浇灌庄稼的水也来自竖积河；夏季洪涝，低洼之地和沿河两岸小浪沟的积水都是通过竖积河排入清西河。

春暖花开时，竖积河两岸长满了嫩嫩的芦苇，芦苇脚下铺满了绿油油的草，青草中还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。村民们在河两岸劳作，小伙伴们在河边追逐嬉戏，时而追赶花丛中飞舞的彩蝶；时而仰卧在柔

软的草坪上，观赏变化多端的云彩和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大雁；时而采摘一片苇叶，做个号子，吹出优美的乐声；编只小船，轻轻放在水中，让它载着梦想漂向远方；时而拔一根芦苇，在苇头牵一条蚯蚓，钓一只威武的大龙虾……

烈日炎炎，竖积河里的水位变高，两岸的小伙伴开始在河中玩水。只要是晴好的天气，每天下午，小伙伴们都会在河的最宽处洗澡、游泳、打水仗，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。河中的抽水泵一天到晚不停工作着，通过渠道，把清澄澄的河水源源不断送往稻田。稻田里的人们紧张忙碌着，累了，大家喜欢坐在河岸上吹一吹凉风，休息片刻，或者到河里洗一洗手、脸，涮一涮擦汗的毛巾。小玩伴们

则忙着捉被抽水泵带上的泥鳅、扁丝鱼！半天工夫，总能捉到几条，把它们放进塑料袋里拎回家，鲜香的油煎泥鳅、扁丝鱼让人直流口水。

秋高气爽，河两岸的草枯萎了，花凋谢了，水也渐渐减少了。但竖积河向我们献出最好的礼物，河边的芦稷、甘蔗，树上的梨、柿子，河中的菱角、莲藕，成了我们这些馋猫的猎物。有时从河里网到几尾鱼，我们就在湖边搭一个架子，把鱼儿用铁丝串起来，放在架子上，再找一些干树叶，点上火烤鱼。鱼半熟时，香味四溢，小伙伴们就急不可待地抢，狼吞虎咽地吃，虽然没全熟，但人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寒冬腊月，村民们撑着小船，用挖泥夹把河中的淤泥挖到船上，再运送到各处田地。淤

泥是宝，养料丰富，来年撒到田里，庄稼会有好收成，同时河道也得到疏通。当河水结成厚厚的冰时，我们就在冰上滑冰、打陀螺。有时在冰上凿出一个洞来，把鱼钩放进洞里，能把鱼儿钓上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，竖积河渐渐变了样子，垃圾、动物粪便堆满了河道。河床不断抬高，除了夏季雨水多，其他季节，部分河段出现了断流现象。竖积河边不再绿草茵茵、百花齐放，不再有孩童玩耍，河中发出的腐臭味也让村民捂着鼻子快速离开……

如今，一家房地产公司进驻竖积河南端开发房地产，竖积河将成为新校区的一条景观河。我很期待，不久的将来竖积河能重现昔日风采。

微观



一支铅笔

吴忠平

无意中看见小孙女放在台上的一支铅笔，便拿起来看看，越看越觉得妙极了。小小的木头把细细的铅笔芯紧紧地搂抱在手中，铅笔芯也紧紧地依偎着小小的木头，便成了一支铅笔，这两者真是黄金搭档。如果光是铅笔芯，那么细，那么脆，容易断，怎么抓在手里写呢？而小小的一根木头又有什么用途呢？可这两者结合起来，发挥了互补效用，却成了一支妙不可言的铅笔，小学生需要它，中学生和大学生也离不开它，那些画家更是离不开它！

寻找吧，不要自暴自弃，你也能找到黄金搭档，把你的才能发挥到极致！

街头四艺

谷雨

清晨黄昏，街心广场和公园里，这四种娱乐活动——空竹、石锁、广场舞、遛鸟，都很受欢迎。先言这抖空竹，南京话叫做“抖嗡”，简单易玩，街角因地制宜就能开展起来，可谓老少咸宜，男女不限。再说石锁，你可别以为是阳刚男子汉的专利，其实女子把玩它的也不鲜见，江宁一位女士硬是不让须眉，近日在南湖公园小露身手，竟然舞弄起80斤重的家伙呢。广场舞，俗称“大妈舞”，一度是中老年女士的最爱，其实不然，眼下也有不少男士跻身其中，乐此不疲。再说遛鸟吧，每天清晨，徜徉在轻松、宜人、清脆悦耳的鸟类大合唱氛围中的，竟然皆为须眉，为何就看不到一位巾帼的踪影，您说怪是不怪呢？

与故乡书

吴晓波

当初，年少的我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，誓要与你划清界线，与赤脚、泥腿、牛粪划清界线，与炊烟、麦田划清界线，与锄头、扁担、镰刀划清界线。最终我如愿以偿，成为城里的“光鲜哥”，每天身穿西装皮鞋，霓虹灯下也有过缠绵，高楼大厦也有我一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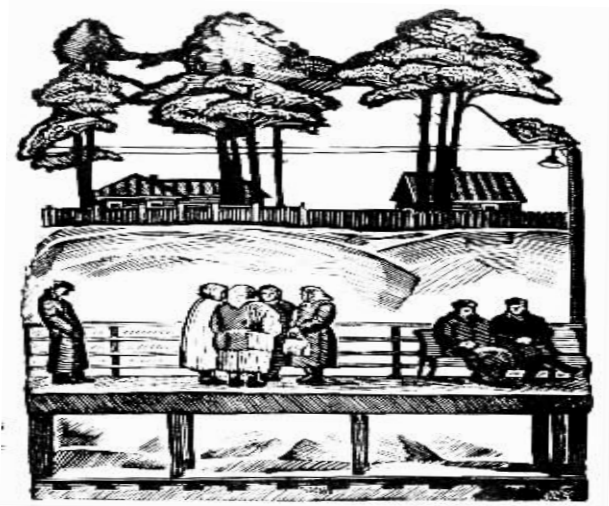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每个乳燕呢喃的春日，每个月色如银的夜晚，每个秋叶凋零的日子……一不留意，你就浮上我的心头，炊烟袅袅、烟雨迷蒙的样子，伴着悠扬的牧笛，你笑容可掬向我走来，身后是股淡淡的紫云英清香。你的花伞下坐着我的童年，我赤着脚，赶着牛，把少年的梦想驰骋于辽阔的蓝天。蓝天下，有父亲挑着担子汗津津、黑黝黝的身子，母亲的花格子头巾若隐若现。我和我的界限，怎么可能划得清？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07号



木刻《郊外车站》【俄】波洛德金

鸡蛋陷阱

□伊尹

我所在的这幢写字楼里，有几家做老年保健品销售的公司，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在楼下迎来送往，客户全都是一群白发老人，生意还蛮兴隆的。有一天，我在电梯里遇见我爸的一位老友，说是去楼上一家理疗保健公司听健康课，孙子上初中了，用不着他接送，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来听听健康讲座，还能领一斤鸡蛋，多么划算的事情。

我劝他不要去听，那些健康讲座都是为了忽悠老年人的，等你们听了课，也领了鸡蛋，他们就开始劝你买他们的产品，你想走都走不了。爸的老友微微一笑，胸有成竹道，哪能呢！身上一分钱都没带，只带了一张老年公交卡，他们要了也没用。爸的老友，在我眼里顿时成为孤胆英雄。

在我父母所住的大院里，活跃着这么一群老太太，她们对这类公司营销的套路熟稔无比，一旦哪家公司有健康讲座，她们组团出动，成群出击。她们热情地坐在听讲座席上，精神百倍地支起耳朵认真听讲座，与讲课者时有互动，该鼓掌的时候鼓掌，该大声回答

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应声，该表达自己的观点时，就会大大方方站起来阐述自己的经历与看法，最后再领了鸡蛋或者色拉油满载而归。公司营销员最怕这种老太太，她们来去的气势不可阻拦，再多的套路也套不住她们。

我见过她们在傍晚时分满意而归的情景，其中一位老太太显然是领头者，她对一个院子里没去听课的另一位老太太得意地说，下次你跟着一起去，我们坐在一起，记住，给就要，让买，没钱！只要坚守这个信念，次次她们都是赢家，她们耳明目亮着呢，如果这种公司再多开几家，我想老太太一家吃鸡蛋永远都不必花钱了。

我一直不明白一件事，我所说的老太太，还有爸的旧友，他们并非没有钱。爸的旧友，儿子在美国当大学教授，领头的老太太，儿子是人民银行的高管，家中绝对不会差那几个鸡蛋。但再想想，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——走出老年人单调的世界里，与一群年轻人斗智斗勇，接近鸡蛋布下的陷阱。当诱饵到手，则有条不紊地安全撤退。这种乐趣，大概是我们暂时无法体会到的。

温情紫茉莉

□朱文杰

今天上班，朋友发了幅图片给我当壁纸，清淡而漂亮的画面：几片绿绿的小叶子，托着两三朵淡红色的小花，花朵中间还有几根与花瓣同色的花蕊。好眼熟啊——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在家乡常见的紫茉莉吗？我的心中逐渐涌起一种莫名的欣喜。

小时候，每到暑假我就会到乡下奶奶家。爷爷奶奶养着许多花，其中最多的就是紫茉莉。常见的紫茉莉并不开紫色的花，一般有玫瑰红和金黄两种，偶尔有红黄相间或白色。每到夏秋季，奶奶家老屋的四周就都开满了紫茉莉。金黄的、粉白的、玫瑰红的，一朵朵就像许多仰天盛开的小伞，满眼醉人，如一幅淡雅的水粉画。柔柔的小风吹过，整个夜晚便氤氲了花的清香。

记忆中，那个村庄还有一位妇人，独居在一座小院子里。她是有男人的，只是她的男人常年在外打工，一般只有

做月饼

□傅炳立

四十多年前，老南京市民过中秋节吃的月饼都是凭票定量供应，主要是苏式月饼。苏式月饼的特点是“酥”，它的馅被压得紧紧的，用牙轻轻一嗑便酥散开了。皮却是层次分明，层层揭，片片脆。虽然好吃，需要购买。于是大多数的市民除购买苏式月饼之外，自家还要做些月饼吃。

那时食品都是凭计划供应，供应的白糖都舍不得吃，留着一年之中的端午、中秋、春节三大节用，中秋节用得最多。自家做的月饼是芝麻白糖馅的，把黑芝麻炒熟后，用擀面杖擀碎，用白糖搅和均匀。面是发面，将面用手揪成

到过年才能回家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小伙伴从她家门前走过，一阵沁人心脾的花香使我好奇地伸了头往院子里望了望，小小的院落里开了许多许多的紫茉莉，和我奶奶家一样的呢！这时，她在里面招手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怯怯地走进去，她给了我俩每人一大把红枣，末了，还摘了两朵紫茉莉问我们好不好看，我们说好看。她就笑，还说我们插在自家花瓶里，还好看就天天来，她每天都摘新的给我们……现在想起来，那满院的紫茉莉花或许就是这女人孤寂生活中一丝融融的暖意吧。是不是在她内心深处一直深藏着一份期盼——哪一天她的丈夫会被这开得热热闹闹的紫茉莉给牵回来呢？

我不知道现在居住的城市里，哪儿还能看见连片盛开的紫茉莉，至少我家周围是没有的。壁纸上这三两朵紫茉莉，让我想起了一些渐行渐远的事，如遇故人。

一个小团，在中心按个凹坑，把馅放进去，封坑。在面板上按扁，用面杖擀成同苏式月饼大小的小饼状，最后用铁锅炕熟。同苏式月饼相比，粗糙多了。自家做的月饼还是一些人家作为邻居间互送的节日礼品。

我母亲是北方人，做面食是她的拿手好戏，做月饼更是得心应手。每年的中秋节，她不仅给家里做，还帮忙为邻居做。自家月饼做好后，她还要送几个给邻居和单位的同事吃。中秋节的夜晚，孩子们手拿一个自家做的月饼，在月光下边吃边跑，比赛月亮在跟谁走。虽然自家做的月饼没有买的苏式月饼好吃，但大人孩子都很喜欢。